外公的書，背後那穿越百年的往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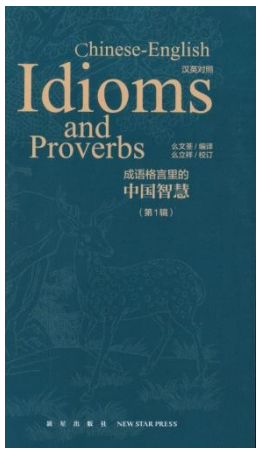
袁傳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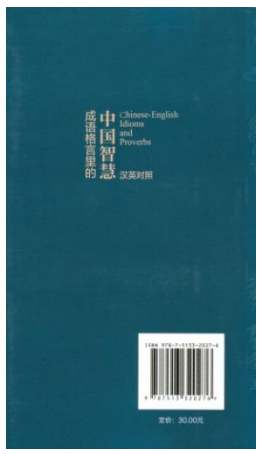
本人年逾古稀，先外祖父若是在世，今年將近 130 歲了。他老人家的書，當然是他生前的著作，確切地說是 76 年前、民國時期的出版物。如今，這本書經北京的“新星出版社”整理再版，再次印刷面世了。於是，外公的書有了兩個版本：一是民國版，原書名叫《漢英成語格言合璧二千句》，其中的中文部分是繁體字的，由“盛蘭學社”1940 年出版，其英文書名是《Chinese-English Idioms and Proverbs》。二是 2015 年新版，更名爲《成語格言裏的中國智慧》，簡體字的中文，其英文書名與原版相同。兩個版本的署名都是么文荃編譯，么立祥校訂。前者是我的外公，按家鄉習慣，我喊他“姥爺”，後者是我的曾外祖父，我沒見過。





图 1.　1940 民国版　　**版权页**　　**作者序**　　**作者肖像**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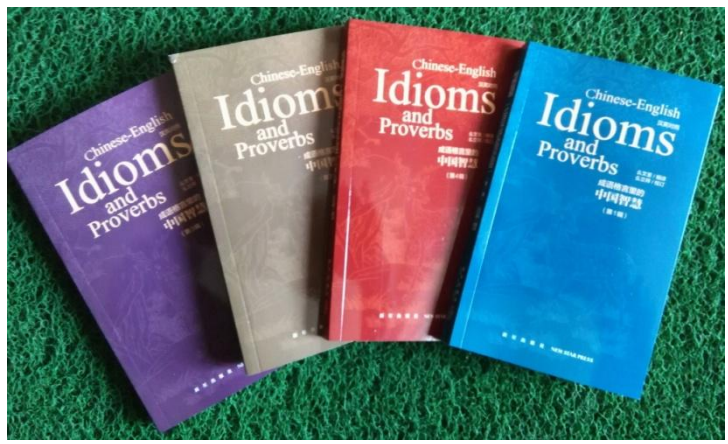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2.　2015 新版（第 1 册 封面，封底）　　**2015 新版**（共 4 册）

曾外公與外公，“盛蘭學社”

2015 年的新版書，在其前、後勒口處，相繼印有介紹我的這兩位先人和“盛蘭學社”

的一段話，謹抄錄如下：

么立祥，河北定縣人，清末光緒年間舉人，鄉紳，家道殷實，依靠家財與志同道合者的捐助辦學惠民，獲滿城稱讚，鄉裏有童謠流傳至今：“東亭鎮，街道長，出了個舉人么立祥；拆大廟，辦學堂，滿城都讚么立祥。”爲維持學堂，么立祥典屋、賣地，幾近破産。

么文荃，么立祥之子。生於 1889 年。兒時讀私塾。1906 年東渡日本留學，在早稻田大學主攻化學。四年學成回國，先後在家鄉，保定和北平謀生，在各地的專科學校教授物理和化學等課程。後於“北平國立藝專”擔任訓導主任與英文教授。同事盡是著名書畫家，如齊白石、壽石工、顔伯龍等。北平淪陷後，長期賦閑，家庭生計出現危機，爲稻粱謀，以翻譯爲生。

么文荃眼見四個兒女都已成才，各有所長，於是想到辦一個出版社，只出版自己家人的作品。么文荃號若蘭，於是讓子女依次取號：次蘭、少蘭、筱蘭和幼蘭，出版社定名“盛蘭學社”最爲貼切，既雅致又吉祥。



我的外公与外婆

么文荃擅長中英翻譯，將朱柏廬的《治家格言》，孔子的《論語》等相繼翻譯成英文。其子女創作小說，編寫教材讀物，設計封面，各盡其力。有感於“歐亞文化之溝通，東西文明之握手，端賴英語間爲其介……而我國成語格言之英譯，殆如鳳毛麟角，尚屬罕覯”，遂立志將中國格言成語譯成英文，“以寸晷之暇，彙錄成語格言，數達二千。悉心移譯，不厭求詳”，“藉作涉世之楷模，淑身之法式”。

1949 年，么文荃逝世，“盛蘭學社”壽終正寢。

坐擁書城

先母是外公的長女。我是外公的長外孫，自小深受他疼愛。外公手不釋卷，常常是一手拿書，一手把我攬在懷裏。我即使把他的皮袍子尿濕了，他也不以爲意，僅令我母爲他擦拭乾淨即可。在我呀呀學語的時候，他教我學說英文。

外公偏愛我，據說他沒有抱過其他的孫男孫女。我的表妹莉蕾，不到一歲時跟著她的畫家媽媽，即我的二姨，離開北平，跨洋越海去了台灣。30 多年後，我正在美國留學，她從台灣到美國來看我，還“抱怨”說：“姥爺在我出生後，沒抱過我，只指著我的鼻子說：‘以後替我好好氣氣妳媽！’說完就轉身走了。”莉蕾是聽二姨說的。

1949 年，我 5 歲，外公沈疴日重，入住北平“中央醫院”，它後來更名“人民醫院”，如今叫“北京大學附屬人民醫院”。我是被外公召到他病房床前，做最後訣別的唯一孫輩。外公下葬時，舅父令我和他並排跪在那即將埋葬棺木的大坑邊緣，輪流舉幡，爲外公招魂。

記得外公出殯那一天，正是解放軍進駐京城的時候。外公生前家住西城壽逾百（音“伯”）胡同。此條胡同南北两側的屋檐下或門洞內，各處都有進城的解放軍士兵在歇息。我家的門洞內也有幾位，他們把槍枝和背包行李放下來，席地而坐。除了向我家討水喝外，不輕易進入大門。我很好奇，羡慕地看着他們，甚至摸摸他們的槍枝。

“盛蘭學社”就在這改朝換代的時節，隨著外公的去世而壽終正寢。出版社倒閉了，沒有賣出的各類書籍，一綑又一綑，堆放在一間屋子裏，從地面一直堆高到天花板，佔據了半間屋子。等我到了上小學的年紀，這裏就成了我的遊樂場。我用那成綑的書，當作“積木”，搭建城樓和階梯，從地面到屋頂，爬上爬下，渾身沾滿塵土，卻樂此不疲。“坐擁書城”本是一句比喻，我小時候可是實實在在地“坐擁書城”的！

我上中學後，似乎開始懂事了，就拆開那一綑綑的包裝，仔細地讀那些書了。首先喜歡讀的是，“盛蘭學社”出版的那些初等數學輔導書，升學指導與題解之類。我還讀了三姨創作的短篇與中篇小說集，有《洞房花燭夜》和《七姊妹》。其實三姨是北京大學數學系的學生，15 歲考進北大的，數學讀得輕鬆愉快，於是又兼學文學，受到時任文學院院長、後繼任北大校長的胡適先生之表彰與鼓勵。常常有人問三姨：以何爲專業？以何爲職業？她回答說：“那得看您問的是哪一年？”真的，有些年三姨是專業作家，靠稿費爲生；而有些年則是職業的數學教師，靠學校的薪水。三姨這些小說集的封面都是二姨親手設計。

二姨從“北平國立藝專”（今北京的“中央美術學院”之前身）畢業後，留校當了助教，是職業畫家。《洞房花燭夜》的封面是她畫的一幅工筆仕女“窗前觀春柳”。

我上高中的時候，讀完了舅父和三姨合作翻譯的《范氏大代數》，原著即 Henry B. Fine 之《College Algebra》。 閱讀這些書，我獲益匪淺，不僅喜歡數學了，還奠定了我日後以數學爲專業的基礎。此外，北京師範大學英文系畢業的舅父給我逐字逐句講解過，外公翻譯的朱柏廬所著之《治家格言》，我既學漢語，又學英文，還記下很多爲人處事的道理，諸如：

“宜未雨而綢繆，毋臨渴而掘井”；
“勿貪意外之財，勿飲過量之酒”；
“與肩挑貿易，勿佔便宜。見貧苦親鄰，須加溫恤”；
“善欲人見，不是真善。惡恐人知，便是大惡”；
“施惠勿念，受恩莫忘”。

照先外公的話，這些教條都可“藉作涉世之楷模，淑身之法式”。

付之一炬

後來家裏住房緊張，人都不夠住的，哪裏還能半間屋子堆書？於是，家人忍痛把那成綑的書拉到“廢品收購站”，當作爛紙打發掉！然而敝帚自珍，家人把每部書都留下數冊當作“盛蘭學社”的紀念。這些書和家裏收藏的名家書畫，都放在幾個大書櫃裏。

外公身後留下來的幾百件書畫收藏，裝滿了十幾只大箱子。其中我最喜歡的是，外公當年國立藝專的書畫家同事們贈送給他的作品，因那上面有他們的題字落款，那些文字常常引發我對外公當年生活的無限遐想，又可排解我心中對他的思念。送給外公書畫的盡是民國時期的名家，有齊白石、壽石工、顏伯龍、邱石冥、傅濡、周兆祥、溥心畬、黃賓虹、王雪濤和蕭瑟等人。他們送外公的有大幅的中堂、對聯、冊頁手卷和鏡心扇面。他們的作品有山水、人物和花鳥，或工筆或寫意，或淡墨或重彩。我喜愛翻弄它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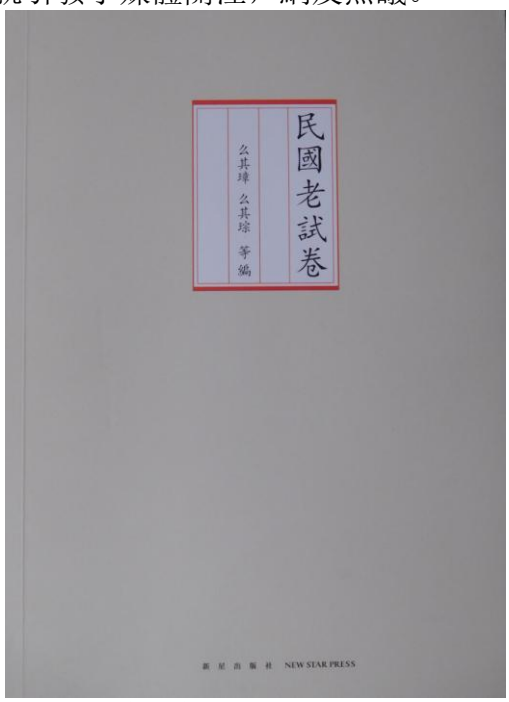
母親喜歡把這些字畫掛滿四壁，一則美化，增強室內文化氣氛；二則遮醜，蓋住牆壁上面難看的斑漬。她每年夏天都要把那些大箱子打開，一一檢視，通風清潔，防黴防蛀。

儘管多年精心保護，卻逃不過“大革文化命”的劫難。“文革”初期，這些珍藏被“破四舊”的紅衛兵入室“抄家”、撕毀、踐踏，最後在院中統統付之一炬。一幅溥心畬書寫的兩個大字“釣鰲”，母親把它高高掛在門楣之上，懸掛了很多年，我從小就天天看到，那兩個飄逸而蒼勁的大字早已印在我心裏。1966 年的一天，“破四舊”的來了，十幾個佩戴“紅衛兵”袖章的中學生，一擁而上，爭先恐後，七手八腳早把牆壁上所有懸掛的字畫撕扯下來。一位“造反小將”擡頭望見“釣鰲”，四處巡視，找到一根竹竿，幾下子把它挑了下來，立刻憤怒地撕成兩片，雙腳用力踐踏，最後興高采烈地丟到院中火堆裏焚毀。於是革命造反成功，呼嘯而去。留下的是滿室狼藉，煙塵灰燼，未定的驚魂，永遠的遺憾。

家裏留存的“盛蘭學社”的出版物，也被那一把火燒了個精光。書籍的主人雖然惋惜，覺得這不該是那些書的歸宿，但總比再被人拉出來批判、踐踏與褻瀆好一些，就讓它們和那些家藏的名家字畫一同“歸天”吧。

自此，我家連一本“盛蘭學社”的書都沒有了。“新星出版社”的總編輯助理孫志鵬先生，博覽群書，讀到我在 2010 年發表的一本散文集《走近大師，12 位科學家的美麗人生》。在其中的“代後記”裏，我提及家世和“盛蘭學社”等往事。没想到孫先生以出版家的敏感和慧眼，發現了其中的價值。他大海撈針，居然在互聯網上的舊書店裏，尋覓到民國版的《漢英成語格言合璧二千句》，繼而策劃、主持再版發行，堪稱用心良苦。出版社上下同仁懷著極大的熱情，群策群力編輯排版，裝幀設計。“新星出版社”挖掘出沉睡了 70 多年的外公舊作，如文物出土 ，更爲當今社會貢獻出一本賞心悅目的時尚新版。

順便提到，除此之外“新星出版社”還整理加工“盛蘭學社”的另一本書。 該書的原著是我舅父么其璋和三姨么其琮。 二位當年搜集、合編了一本民國時代 30 年的各大學入學考試之數學試題與詳解。 如今，出版社將這本特殊文獻集之範圍擴大，更名叫《民國老試卷》。 本书的腰封上印了一句很刺激的話: “回到民國，你還能考上大學嗎？” 一句提問，就引發了媒體關注，網友熱議。





《民国老试卷》的封面，勒口和腰封。

“回到民國，你還能考上大學嗎？” 對於這個提問的回答，是肯定抑或否定，都沒錯，至少在邏輯上沒錯，因為這個命題的前提不成立！對此提問，何必較真？該較真的是，這本文獻集或許會對當今的中學教育提供一個新的視角，啟發革新的思路。 溫故而知新，不就是這個道理嗎？

“信、達、雅”之我見

中英互譯，本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嚴復老先生所提倡的“信、達、雅”已經漸漸被譯者奉爲圭臬。然而，這三個字當如何理解，也未見得都能一致。“信”字最好理解，簡單說就是譯文必須忠實於原作。可是“雅”，就不那麼簡單了！原文如果就是俚語俗話，若翻譯得“雅”，還能忠實於原意嗎？ 顯然，翻譯不能一味地以“雅”爲追求，似乎應是該雅則雅，該俗就俗。換言之，根據原文風格，盡量做到雅俗得當。

“達”字的理解也成問題，一般把它解釋爲譯文須“通順，流暢”。我卻不以爲然。嚴復老先生當初怎麼想出這個“達”字，我不得而知。但我以爲對其合理的解釋，應該是譯文須表達出原文的含意，勿“詞不達意”！諸多情況下，直譯則不“達”。魯迅先生不是早就嘲笑過，把 “Milky Way”翻譯成“牛奶路”嗎？

“達”之難，尤其在中英格言成語的互譯時。此時，如果譯者功力不夠，僅能照字面直譯，難免就會出現詞不達意的窘況。例如漢語說“剜肉補瘡”，該如何翻譯？如果照表面文字直譯，譯成血淋淋能把人嚇個半死，也絕不能傳“達”該成語之含意！再如“聖人面前賣文章”又當如何翻譯？還有“惺惺惜惺惺”呢？

先外公大約在 80 年前就注意到了這些困難。他以爲無論漢語或英語，其中的成語格言都包含著各自民族的智慧與哲理。必須跨越中西，深入研習與理解，把那些內含有相似的智慧與哲理的成語格言，對應起來，方能實現“歐亞文化之溝通，東西文明之握手”。力爭翻譯出兩種語言背後的“文化”與“文明”，才是“互譯”漢英成語格言之上策。

以下從外公的書中，挑舉三例說明之。
“剜肉補瘡” 與“To rob Peter to pay Paul.”
“聖人面前賣文章” 與“To teach one’s grandmother to suck eggs.”
“惺惺惜惺惺” 與“Like likes like.”

第一句，不是直譯，但漢、英各自的成語格言所表達之含意吻合。第二句，可謂雅俗得當，都是大白話。尤其是這第三句裏，兩種語言的用字都非常俏皮，漢語僅用兩個字，英語僅一個字，但它們的語法結構都是完整的“主-動-賓”。漢、英兩者之句型神形兼似，堪稱“合璧”！

我想，外公把他的書叫做“漢英成語格言合璧”，不無道理！原書名固然準確、雅致，但屬於早期民國時代的語言。而 2015 年新版書名《成語格言裏的中國智慧》，則更富於時代感，提示著東西文明之間的穿越。

2016 年 6 月 20 日 於加州 吉爾珞邑